

檐下絮语

故乡

陈艳珍

离开故乡久了，总会有些事物不经意间将你拉回故土。当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的旋律响起，我仿佛重回童年，变回那个赤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的孩童。

三富村，我的故乡。名字里虽带一个“富”字，童年记忆里却满是清苦。那时，贫穷如同村里的泥土路，晴天扬起呛人尘土，雨天化作满地泥泞，每一步都走得步履维艰。

多年后再度归乡，故乡早已换了模样。道路，是故乡最先挺起的脊梁。乌黑的沥青路静静向远方延展，洁白的车道线似银丝滚边，路面平整，如同精心装帧的墨色锦缎。路边旧时的晒谷场改造成停车场，车位线内整齐停放着各式私家车。砖瓦房与泥坯老屋湿润的旧貌，已被一幢幢挺立的楼房取代——好似时光在此完成一场无需旁人喝彩的交接仪式。楼房窗玻璃洁净透亮，映着蓝天白云，像大地刚睁开好奇的眼眸。

村中鱼塘如一汪碧色清梦。浅黄铁栅栏规整环绕，塘内莲叶亭亭舒展。塘边老榕树垂落的根须轻拂水面，树下石凳空置一旁，仿佛等候归人落座，将一身疲惫托付给这一池安宁。诗意便栖于此地，栖在村民们把淤泥荒塘改造成怡人景致的双手间。

走进村口的生活超市，笑语声里夹杂着微信支付的提示音。这份踏实安稳，是邻里互助会免费营养餐升起的炊烟，是文化广场傍晚响起的轻快热闹的舞曲。它甚至细化到一座公厕的镜前——当我望见光洁瓷砖、壁挂卷纸，以及镜中满脸诧异的自己，心底忽然生出一份被细致善待的体面。连最细微的角落都被用心打理，这大抵便是“文明”最质朴本真的模样。

而故乡最深的根脉，依旧是那条河——我儿时的乐园。从前河水如舒展的绿绸，河底细沙绵软，小鱼小虾在脚边穿梭游弋。我们在水里嬉闹扑腾，把一整个盛夏的燥热尽数沉进河床软沙。如今河上小桥

已经拓宽，车辆可顺畅通行；两岸垂柳如烟，芳草铺地，修成一条雅致的滨河步道。只是河水沉静了许多，当年清澈见底、生机欢腾的模样，早已沉进岁月深处，化作一汪幽深沉静的碧色。我沿着水泥硬化的旧田埂缓步前行，脚下似仍能感知当年泥土的松软，鼻尖却再也闻不到老牛独有的气息。这条路，我曾牵牛走过、挑谷走过、跌跌撞撞奔跑而过；如今它平坦宽阔，托着车轮前行，让我以格外轻松的方式重温旧日光景。便捷褪去了农耕劳作的劳苦，可是否也冲淡了人与土地骨肉相连的羁绊？河面清风徐徐吹来，默然无言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贺知章这句诗，年少读来只觉有趣，如今再品，心底不由得泛起怅然。村里的孩童，我大半都认不出。万幸村中长辈尚能相认——尤其是年过八旬的邻家阿婆，阔别多年，她竟一眼辨出我，欣喜地喊道：“阿珍，你回来啦！哟，还开小车回来，真是能干姑娘！”乡音未改，旧时的称呼也没变，一如儿时那般唤我，暖意扑面而来。这份被故人一眼认出的欣喜，宛若石子投入心湖，漾开的涟漪顷刻抚平了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全部惆怅。阿婆笑声爽朗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通透豁达的欢喜，脸上纵横交错的褶皱里，盛着阳光般澄澈温和的笑意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故乡的“富”，从来不止道路、楼宇、荷塘焕新的外在光景——更是一位白发老人，能在耕耘一生的土地上，拥有被惦记、被珍视的温情，拥有放声开怀的底气。也让我读懂，快乐不是因为拥有得多，而在于心中少些计较。

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”故乡的轮廓在后视镜里缓缓缩小，熟悉的童声又在耳畔隐约回荡：“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……多少落寞惆怅，都随晚风飘散，遗落在乡间的小路上。”

晚风四起，有些风物随岁月消散，有些温情却永远留存心底。

心灯漫笔

暖心婆婆

黄美脚

常言道，婆媳和睦，家才安稳。生活本就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拼凑，有一份真心相待的婆媳情，再平淡的日子也会萦绕着温情，再疲惫的日子也会有人暖心相伴。这份情，不似母女那般血脉相连，却能在朝夕相处的点滴中，沉淀出岁月的温柔。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暖，格外珍贵。

我的婆婆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人，心地善良而淳朴，话不多，却通透豁达，从不会说甜言蜜语，却事事把晚辈放在心上，用一辈子的勤劳与节俭，默默为这个家操劳。她天生闲不住，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，把家里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以一身朴素良善，温暖着整个家庭，让我在异乡感受到了如亲生母亲般的暖意。

婆婆年轻时，有一身令人称赞的裁缝手艺。一双巧手能裁能缝，做出来的衣服针脚细密、版型周正，哪怕是普通的布料，经她巧手缝制也能合身雅致。那时村里谁家做新衣、改旧衣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她，邻里们都夸她手巧热心、好相处。那些年，她的针线筐里，既装着布料丝线，也装着邻里情谊与家人牵挂，一针一线，缝补着岁月的细碎，也缝接着生活的美好。

岁月不饶人，时光染白了她的鬓发，昏花了她的双眼，那双曾灵活翻飞的巧手，再也做不了这般精细的针线活。她坦然放下相伴半生的手艺，转身一头扎进田间菜园，种上喜爱的草药，那份踏实安然，像一束微光，感染着身边每个人。

婆婆年轻时跟着长辈认识了山里、田间的各种草药，懂得不少调理身体的土法子。家里无论谁身体不适，或是腰酸背痛、换季没精神，她总能第一时间察觉，不声不响提着篮子到田间采来新鲜草药，仔细择洗干净，再用文火慢慢熬煮，用最纯粹的方式，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健康。这份细致与牵挂，正是母亲最动人的模样。

前段时间，换季天气忽冷忽热，湿气缠身，我的老毛病也犯了，整日头晕发沉、四肢僵硬，脸色格外憔悴。婆婆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不声不响提着竹篮走进田间，采来艾草、姜苗，又取出家里珍藏的一些草药，在灶前生起柴火，慢慢熬煮草药水。淡淡的草木清香飘满全屋，让我莫名安定，驱散了身上几分不适。

那天午后，我靠在床头小憩，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。开门一看，婆婆提着一桶冒着热气的草药水，鬓角沾着草屑，额头沁着汗珠，眉眼间满是心疼。她轻轻挪过桶来说：“这几天天气不稳，湿气重，熬点草药水泡泡手脚、擦擦身子，散散寒湿就舒坦了。”望着她满身风尘的模样，我鼻尖发酸、喉头哽咽，伸手替她拭去汗珠：“妈妈，辛苦了，谢谢您！”婆婆憨厚地笑了。温热的草药水浸润肌肤，僵硬的筋骨渐渐舒展，疲惫与湿寒悄然褪去，暖意从肌肤蔓延到心底，那是婆婆藏在细节里的疼爱，朴素无声，却温暖岁月。

婆婆做饭也是一把好手。最普通的家常食材，经她精心调配、烹煮，便变得鲜香可口。一日三餐，一粥一饭，盛满了人间烟火与温情。四季粗茶淡饭里，藏着她不善言说的疼爱，让平凡日子岁岁有烟火、日日有温情，也让这个家充满了暖意。

朝夕相处，人与人难免有想法不同、习惯各异，我和婆婆偶尔也有意见不合与小误会，但我们却懂得互相理解、不较真、不记怨，遇事换位思考、彼此包容。话说开了，心结便散了，一家人真心相待、和气度日，平淡舒心，便是最珍贵的幸福。

平凡日子，柴米见真情；烟火人间，暖意常相伴。我的婆婆，就是这样一位暖心之人，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，用最朴实的善良、最无声的付出温暖着家人。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疼爱，朴素无华，却足以温暖岁岁年年。

人亦是如此。

上半年的遗憾、未竟的目标、半途搁置的前路，皆已成过往。那些默默沉淀的积累、不曾间断的坚持、点滴细碎的付出，从不是毫无意义，它们只是尚在晾晒、尚在酝酿，静待合适时机，拌入味料，封入罐中，在阴凉里慢慢沉淀发酵。

晚风渐凉，蝉鸣依旧。我拧紧玻璃罐盖，将余下的腌黄瓜收进冰箱。罐底沉落数颗深褐花椒，像小小的句号，又似未完的逗号。

岁月无声

霄南鲜卑记

单冬荣

在珠江之畔，江门鹤山烟水深处，龙口镇的霄南村，静泊于岭南温润的时光里。青砖黛瓦，古巷街风，一派水乡的婉约模样。谁又能想到，这一方寻常阡陌，竟藏着一部从塞北草原辗转而来的千年史诗。风过祠堂飞檐，仿佛还能听见，遥远时空里鲜卑铁蹄踏碎荒原的蹄声，在岁月的谷壑间久久回荡。

遥想当年，鲜卑部族自大兴安岭策马而出，卷过塞北茫茫荒原。他们在乱世中挺立，建北魏，统北方，于华夏青史上写下雷霆万钧的一笔。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而后王朝更迭，烽火散尽，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游牧民族，渐渐隐入历史烟尘，仿佛归于沉寂。唯独岭南这一方小小的村落，成了时光未曾磨灭的印记——让远去的鲜卑风骨，终于有了一处可以安放、可以寻访的归所。

村中源氏一脉，先祖乃北魏鲜卑贵族源贺。从河西鲜卑的荣光，到北魏朝堂的赫赫威仪，家族的兴衰紧紧系于家国的沉浮。两宋乱世，战火燎原，这支鲜卑后裔辞别中原，背负着家族根脉辗转南迁：越千山，涉万水，经广东韶关雄珠丸巷的流离，最终在鹤山霄南乡停下了跋涉的脚步。草原的风，终于遇见了岭南的雨——铁骑的后人放下弓刀，耕耘水乡，于烟雨画桥之间开基立业，繁衍生息，建立起鲜卑村落。

七百余年风雨浸润，语言已随乡音，习俗渐融岭南，族人们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岭南人家。然而血脉深处，始终镌刻着鲜卑的印记。祖宗祠堂之上，“发源由北魏，晋爵纪西平”的楹联，在晨光暮色中静静诉说来路；泛黄的族谱，清晰记载着从塞北到江南的万里迁徙；口耳相传的先祖故事，如涓涓细流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子孙。那些草原民族骨子里的豪迈与坚韧，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消散，而是化作温润的风骨，融进血脉，藏进寻常烟火。

中秋烧香塔，火光跃动，依稀可见草原祭火的古老遗韵；重阳祭祖，仪典庄重，承袭着对先祖的虔敬与追思；源氏家训，融儒家之温润与鲜卑之刚勇，成为代代立身的根本。鲜卑，早已不是一个独立的族群符号，却以文化基因、家族记忆、生活习俗的方式，在岭南这座古村里生生不息。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消逝，而是一场最温柔的相融——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，一段既苍凉又温厚的注脚。

如今，古村依旧炊烟袅袅，鲜卑的马蹄声早已远去，可历史的回响从未停歇。风穿古巷，拂过青砖，掠过族谱，都是千年的低语。那是塞北与岭南的相遇，是游牧与农耕的交融，是战火与安息的更迭，更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岁月中沉淀、传承、新生的悠长乐章。这便是鲜卑村的历史回音——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如岭南的流水，似塞北的长风，在时光深处静静流淌。它低声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道理：真正的文明，从不曾断绝，它只是在不同的土地上，开出相同的花来。



《远山 稻田 村落》郭哥 摄

诗歌

榕树须

魏咏柏

午后，蝉在鸣唱  
老榕垂须，扫过井沿未干的清凉  
折一截柳笛，吹得不成调地响  
那声音，翻过墙头，追着风长

光脚追蜻蜓，踩过麦场的滚烫  
蒲扇摇出的是祖母故事里的凉  
玩伴的笑声，咕咚一声掉进青石巷  
把分吃的糖果，偷偷藏在瓦片下

仰头，星子在屋顶撒网  
夜风吹过，分清哪是棉花，哪是蛙鸣  
一颗流星划过，我们忽然忘了争吵

多年后，我行囊沉重  
却总有那垂下的榕树须  
在某个梦里  
轻抚着旧时光

节气故事

小暑的腌黄瓜

王岁芳

台历翻到七月，指尖抚过纸面，两个清瘦的字落进眼里：小暑。

心里一顿，一年，竟已过半。

桌上的玻璃罐子里，装着小姨上周寄来的腌黄瓜。这些黄瓜都是她自家菜园种的，只有手指粗细，表皮还带着嫩刺；先拿盐搓净，晒足日光，再拌上切好的蒜片与花椒，最后封进罐中。我拧开盖子，一股清冽酸涩的香气漫开，混着大蒜的辛辣直冲鼻腔——这是独属于夏天的味道，也是小姨每到小暑前后必做的事。

小姨总说，小暑腌出的黄瓜最是爽脆。一旦过了这个节气，黄瓜便长老了，瓜瓤厚实、籽粒膨大，嚼起来发绵。必得赶在暑气最盛、日头最烈的时候，逼出黄瓜内里的水分，腌料的滋味才能彻底浸透。从前我不懂其中门道，还嫌她白费劲工夫：超市里各式腌菜应有尽有，何苦顶着烈日操劳。她从不同我争辩，只是年年照旧，晒完一茬又续上一茬。

上半年，我的日子过得不算顺遂。年初定下的诸多计划，大半都落了空；打算考取的证书，复习到半途便搁置一旁；体检报告上新增好几项异常指标，医生叮嘱多加留意，可叮嘱听进耳里，转头便抛在脑后。日子恰似小暑的天气，闷沉沉的，心头堵得不痛快，既无暴雨倾盆的酣畅淋漓，也无傍晚晚风拂面的清爽，只沉甸甸地压在心间，教人都闷得发慌。

好几回深夜惊醒，凝望着天花板，窗外蝉鸣连绵不绝，不算聒噪，却悠长缠绕，像一声无声的催促。总觉得时光走得太快，

自己步履太慢，岁岁光阴繁茂，而我依旧庸碌平凡。

那罐腌黄瓜在桌上放了数日，我始终未曾动筷。

直到一日傍晚，暑气稍稍褪去，我拧开罐盖，夹起一根送入口中。口感脆爽，牙齿轻咬，一声清脆“咔嚓”，酸汁溅上舌尖，裹挟一丝微辣，激得我下意识眯起双眼。我微微一怔，又夹起一根，细细嚼嚼，尝出黄瓜表皮残留的盐粒，粗粝质朴，满是日晒的气息。

恍惚间想起小姨腌黄瓜的模样。

她蹲在院中，身前摆两只大盆，一盆切好的黄瓜条，一盆调配妥当的腌料。一手抓一把黄瓜，一手撒一撮盐，翻拌均匀，再分次摊开晾在竹筛上。竹筛架在矮凳上，她坐在小马扎上，矮凳比她还高，她得仰起脸，伸长手臂，才够得上最上层的筛子。烈日当头，她戴一顶旧草帽，帽檐压得极低，遮住半张脸庞，只露下巴那两颗褐色的痣。汗水顺着鬓角不断滑落。

从前我只看见成品一罐腌黄瓜，从未留意她仰起的面庞、伸直的手臂、落下的汗水。

黄瓜要晒足三天：第一天变软，第二天起皱，第三天表皮凝上一层薄白霜，宛若覆了细碎落雪。这时拌料封罐，封入罐中静置半月，开盖之时，脆得咬出声响。小姨这般腌了20年，岁岁不曾间断。她不懂什么上半年的遗憾、下半年的期许，只恪守节气时序：小暑腌黄瓜，处暑晒茄子，霜降腌白菜，到什么时节，便做什么活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  
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